

百姓纪事

泪水

□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那一年,五年级毕业的前夕,我和小会老师都决定,下学期不再去那所小学代课了。

“赵老师,您先别跟孩子们说,我也不知道咋给孩子们说。”小会老师瞅着我,大眼睛里突然就汪了泪,低了头,好久没再说一句话。

“小会,你放心,不到时候我不会说。”她抬头笑了一下说:“赵老师,让您笑话了,看我多出出息。”

我是没有叫过她老师的,总是小会小会地叫。她二十出头,女儿也只有两岁,在我的眼里她还是一个孩子,就跟我的闺女一样。她是两年前来代课的,是被校长登门请过来的。那时候,她的女儿还吃着奶。她是我姐姐家的侄媳妇,按亲戚她该叫我舅的。

“你咋来了?代课费可低。闺女恁小,会中?”我把她叫到办公室问道。

她抿着嘴笑了,说:“校长说学校缺老师,叫我来代一段课。代课费低,您不也来了,孩子们咋能没人教哩?”

她教的是六年级的数学。因为是毕业班,课业就重些,但她从来都是乐呵呵的。中午放学了,照顾好孩子们吃完午饭,她没有像别的老师一样去休息,而是骑着电动车慌着回家。孩子们还要跟在她身后黏她,她笑着说:“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!”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:“老师,您急着回家弄啥哩?”她就有点羞,只说:“有点事儿。”

她回得快,来得也利。我说:“你不会多在家一会儿?”她说:“那会中?孩子们都等着我呢。”

那一天,我听见学生们叫她“姐姐老师”。

我故意逗孩子们说:“姐姐就

是姐姐,老师就是老师,咋是姐姐老师?”孩子们笑着说:“小会老师是我们的老师,更是我们的姐姐。就像您一样,是我们的老头老师。”

孩子们围着她,她开心地笑了。她问我,学生们那样叫您,您不生气吧?我说:“哪会生气?这些留守孩子是我当父亲了。”

她说:“我看您就是那样的人,我和他们一样,心里有啥了,就愿意给您说说。”

六年级下学期的一天,她在回家的路上摔骨折了,还没有好完,就又来上课了。她吊着胳膊走进教室,孩子们敲着掌哭了。下课的时候,她来找我,喃喃地说:“赵老师,您不知道,孩子们都买了礼物跑去看我,还下河给我扒了螃蟹……”说着说着她眼圈就红了。

送走了毕业班,新学期开学时,她就和我搭班教五年级,她是数学,我还是语文。那一日,孩子们悄悄对我说:“老师,您不知道姐姐老师说您的啥?”看着孩子们神秘的样子,我笑了说:“说老师是书呆子吧!”他们说:“不不不,姐姐老师说她可想做您的学生。”我说:“你们的姐姐老师可厉害,啥都会,我可教不了她。”

小会老师再来给我说话时,就说:“赵老师,我想做您的学生,可我不合格。”

“是不合格做你的老师。”

“合格,合格。真的,您教我写作文吧!”她急急地说。不一会儿,她就拿了文章叫我修改。

那天放学时,我正要出教室,孩子们围了过来,班长小莹说:“老师,我代表全班同学向您个事。”

看着她那庄重的样子,我笑着说:“啥事啊?瞅瞅那小脸绷

哩。”

“班长快说!”孩子们都说。

“到底啥事啊?”

小莹的泪水突然就下来了,肩膀抖动得厉害。

“到底咋了?出啥事儿了?”

“老师,听说您和姐姐老师下学期不教我们了。到底是不是?”

“谁说的?没有。”

“真没有?”

“真没有!”

孩子们破涕为笑了,我的心却疼了。

小会老师来了,说:“赵老师,孩子们也问我了。您说到底咋办哩?”

“你说咋办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就要哭了,但忍住了。

我们到底该咋给孩子们说呢?能给他们说一个代课老师的尴尬身份吗?不能。

课程就要结束了,我们决定给孩子们办一个晚会。孩子们高

兴极了,迅速就把教室布置好了。

黑板上,有画,也有话。“老师,我们不是你们最好的学生,但你们却是我们最好的老师,像姐姐,像父亲,让我们学会爱,感恩爱,知道在这个世界上,有了爱,就有了一切……”

“同学们,老师谢谢你们。老师……”

“老师,不要说……”小莹说。

“不要说。”孩子们说。

但小会老师还是说了。

“小龙,志豪,小辉……”她首先叫着那几个调皮的男生的名字,“对不起,老师以后再也不敢不叫你们了……”她又说:“小雅,老师给你说的学习方法记住了吗?小莹,小涵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,扭过头。

“老师……”孩子们哭出了声。

“同学们,俺的心里一辈子装着你们……”她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我走出教室,再也未能忍住。

难忘曾经卖风衣

□魏霞(河南鹤壁)

晚饭后散步,街角地摊前一个气质文静的女子见我经过,脆脆的声音问:“洗衣液要吗?”我笑着摇了摇头,心底暗暗佩服她的勇气。二十年前,我可没有她这般勇敢。

那时我刚师范毕业不久,月工资164元,与我同龄的二妮初中没毕业在镇上卖菜,每天能赚10多元钱,这让我羡慕不已,于是就萌发了也做买卖的念头。

我以看望天津的姨妈为借口,周六坐车去天津寻找商机。事也凑巧,当晚姨妈安排我在她家的库房休息,库房里有一批表哥待要向外批发的风衣。我摸摸料子厚墩墩的,再看款式,尖尖的燕尾领,长长的腰带,蛮像模像样的,心想发财的机会来了。姨妈本不想让表哥卖给我,怕我没经验卖不出去。无奈我吃了秤砣铁了心。最终,表哥以5元一件的价格卖给了我。除去回家的路费,其余的钱我全部买了风衣,足足65件,打了三个大包裹,装上了天津至鹤壁的客运大巴。

大巴车上,我算了一笔账,每件风衣假如我卖8元的话,一件净赚3元,65件就能赚198元,天啊,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!若每件卖10元呢,那就更了不得了!我决定,这桩生意若是做成,我就辞职。

母亲对我的“瞎捣鼓”是不支持的,但庙会那天,还是一大早给我做好了饭菜。吃过饭,我蹬着三轮车就劲头十足地出发了,蹬了近一个小时才到庙会,累得我筋疲力尽满头大汗,但想想将要到手的钞票,就把累甩到了一边。我选择在两个卖衣服的中间摆摊,他们卖的是普通衣服,跟我卖的风衣不冲突。

日上三竿,庙会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我张了张嘴,也想吆喝几嗓子,可在讲台上能给学生滔滔不绝讲课的我,在集市上像遭人暗算吃了哑药一样,任凭心里的呐喊一浪高过一浪,硬是喊不出口。眼看着临近中午,还无一人光顾,我牙一咬,眼一闭,喊了一声,用的心劲不小,可喊出来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。算了算了,货好不在声高,我安慰自己。

终于有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停在了我的摊位前,用手摩挲着风衣问:“啥价?”

我忙笑脸相迎:“十块。”

“十块?”她转身就走。

我忙喊住她:“要不你说个价?”她扭头说:“不要,衣服太硬。”

气温越升越高,我的心却越来越凉,都中午了,风衣一件也没卖出去。

下午,我继续忍饥挨饿守在摊位前,熙熙攘攘的人在我的摊位前走来走去,天可怜见,无一人问津。傍晚,我有力气地强撑着把三轮车蹬回了家,骨疼筋酸,一下子瘫软在床。

那65件风衣在家积压了两年多,最后母亲分送给了亲戚。亲戚们有的拆了做棉帘,有的拆了做椅子垫等,做什么的都有,就是没有人当衣服穿。我赔了个血本无归。

这辈子恐怕我都不会再摆第二次地摊。不过,我还是很感激那次摆地摊的,因为不知晓摆地摊的苦与累,怎会懂得珍惜教师这份工作?怎会在教学上一直努力不懈?怎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呢!



恋上 民宿时光

□王晓宇(辽宁大连)

旅行,除了风景吸引人,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民宿。一个画画的朋友,喜欢择民宿吃饭睡觉。别人笑,说:“谁择民宿不是为了吃饭睡觉,难道还能玩出点别的花样不成?”

那个画画的朋友便一本正经地解释:“别人择民宿吃饭睡觉是为了更好地旅行,只是长长旅途中的一个中转站,是驿站。我选择民宿吃饭和睡觉是为了更好地吃饭睡觉,换个环境,放松心情,懂吗?”

别人看着他正经八百的样子,一脸懵懂:“有什么不一样吗?”

他抓狂:“怎么能一样?怎么会一样?”

我懂他的意思,别人择民宿吃饭睡觉,只是为了歇一歇脚,更好地继续下一站。而他不一样,他不为旅行,只是单纯地吃饭睡觉,一个人静静地在陌生的地方待上几日,不是歇歇脚,而是歇歇心,没有下一站。

旅行,不一定非要身体和灵魂一直在路上,停留在某一个点上,把心灵安顿好,看看花,听听音

乐,喝点茶,或者什么都不干,一个人发发呆,晒晒太阳,赏赏月,把自己哄得开心点,舒服点,似乎也不错。

民宿像一阙小令,温馨、质朴、亲民、妥帖。不为旅行,什么都不为,去民宿小住,过几天和从前不一样的日子。周围是陌生的面孔,花草植物也不认得,不同的风情,不同的环境,尝试把日子过成诗。

喜欢山林草木,绿色葳蕤,可以选择“山居”。夜晚听松涛阵阵,看月色皎洁;晨起听鸟鸣婉转,看烟霞蒸腾。学一学张可久,一个人在山中瞎折腾,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,享受神仙一样的日子。

喜欢稼穡农桑,田野微风,可以选择“农舍”。乡村的夜晚静寂无声,享受没有霓虹渲染的漆黑和沉默;晨起鸡鸣报晓,享受不知身在何处的安然。田园生活,悠闲自在,可学学陶渊明,东篱采菊,“醒石”解酒,花香盈袖。

喜欢潮起潮落,鸥鸟鸣叫,可以选择“渔家”。夜晚枕着波涛入眠,听海浪有韵律的呼吸,看星星

坠落海里;晨起看大海醒来,东方红日冉冉,渔船扬帆起航。海边有什么赏心乐事?大可学学白居易,看海浪一波波袭来,沧海变桑田。

喜欢温泉沐浴,汤水氤氲,可以选择“汤庐”。香汤沐浴最好是冬天,天上雪花飞舞,地上兰汤流泻。温泉水滑,洗掉身上疲惫,洗掉心中块垒,享受闲适、慵懒、从容。松风月夜,初冬清寒,薄酒一杯,正好微醺。

我不像那个画画的朋友那般死心眼儿,择民宿只是吃饭睡觉,窝在那里几日,便悄悄打道回府。我喜欢走走停停,以民宿为据点,方圆数里都是活动范围,什么风土人情,小吃美食,乡俗俚语,不管什么都能吸引我,移不开眼,挪不动步,恨不能像树一样长在那里。

去乌镇,我喜欢宿在老宅里,长街小巷,青砖灰瓦,寻常人家,古朴的建筑美学中,有光阴遗留下来的斑驳痕迹,有祖辈遗留下来的风土人情。小小的院落里,绿意森森,藤蔓缠绕,草木葳蕤。随处可见江南水乡的日常之美,茶道、插花、熏香,无一不体现出江南的人文情怀。临窗而坐,泡一杯杭白菊,看菊花因水而活泛,看夕阳沉沉坠去。住在这样的老宅里,枕水而居,如梦一般,温柔了岁月。

民宿是一种新兴的驿站,是远方的家,每一地都有不一样的民宿,去大理的苍山洱海间小住,在江南的风情小镇流连,去北地体会大漠边关的苍凉拙朴。每一个地方都有着不一样的地域风情,除了歇脚、歇心,还可卸下伪装,摘掉面具,享受真正的放松。